



郑学富

近日，一部反映清华学子在各个历史时期为理想而奋斗的影片《无问西东》正在热映，其中，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是清华大学的一名超级学霸。在民族存亡之际，他毅然投笔从戎，慷慨赴死，用自己壮丽的青春人生践行了清华校训“立德立言，无问西东”的理念。沈光耀的原型就是抗日烈士沈崇海。

一

沈崇海，江苏江宁人，1911 年出生于名门望族，爷爷沈味兰是清朝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，父亲沈家驊是国民政府的大法官。沈崇海自幼聪慧，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在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1928 年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。他刻苦勤奋，成绩突出，堪称清华的学霸。他不仅文化课成绩优秀，而且还十分热爱体育运动，是学校足球队、棒球队队员，并多次参加地区和全国性的运动会，争金夺银，战果辉煌。

1931 年，日军悍然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侵占东三省。血气方刚的沈崇海组织大学生义勇军，和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，宣传抗日救国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32 年 7 月，沈崇海从清华大学毕业，分配到绥远省工作。此时，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和冀东，觊觎辽远。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，沈崇海义愤填膺，多次表示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保家卫国，匹夫有责。

就在沈崇海热血沸腾之际，一个报国的机会降临了，1932 年 12 月，中央航空学校在北平招收新学员。中央航空学校是于 1928 年 11 月在杭州笕桥成立的，是中国空军的摇篮，1932 年 6 月，扩大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，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航空署。沈崇海闻讯后，兴奋异常，他决心报考航校，驾驶战机的，与敌人战斗。他剃了光头，顶着呼啸的寒



关山远

近读《曾国藩家书》，读到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平日最好 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七字，以为惜福之道、保泰之法莫精于此。”花全开后随之而来的是凋谢，月圆而后随之而来的是亏缺，世人称颂的“花好月圆”，在曾国藩眼里，却不是最佳状态，最佳状态是花尚未全开、月尚未全圆的时候。

曾国藩写这封信，是在同治二年，即 1863 年，曾国藩即将迎来他人生的巅峰，也就是花全开月最圆时——翌年，湘军攻破天京。

在“追求完美”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执念的时候，曾国藩的这句话，很是耐人寻味。有多少人不懂盈满则亏、盛极而衰的道理，不懂管理自己的欲望，双目如炬、孜孜以求，却不知进退、得意忘形，在攀上自己的巅峰，顾盼自雄时，旋即一个筋斗，跌落下来。

一

当年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?这是很多人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。

曾国藩如果要称帝，貌似并不让人过分诧异，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，问鼎中原，改朝换代，这样的故事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曾国藩之前，手握军权者当了皇帝的，多了去了，即便在曾国藩之后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，还有个悍然称帝的袁世凯呢。皇位诱惑太大了。

作为当时中国最精锐部队——湘军的缔造者和掌控者，曾国藩堪称那个年代中国最有实力的人，有称帝的足够本钱；其一，清朝正规部队绿营的战斗力，跟湘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；其二，湘军忠诚于曾国藩，都是他的子弟兵；其三，当时“湘军系”大权在握，8 个总督级的封疆大吏，湘军系和湘军系的朋友，占了 5 个；全国 15 个巡抚，7 个来自湘军系……当时曾国藩在老家建宅院，工匠都这么唱：“两江总督太细（注：细即小）哩，要到南京做皇帝。”

著名学者唐浩明在长篇小说《曾国藩》中，写了曾国荃打下天京后，劝曾国藩称帝的情节：

“我们学他。’曾国荃伸出左手掌，右手在掌心上划出一个字来。曾国藩顺着他的手势看着看着，不觉屏息静气，最后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

“原来，曾国荃在掌心上划出的是一个‘赵’字。毫无疑问，这指的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。

……

“曾国荃扯着曾国藩的衣袖口，紧张得说不出话来，好一会才慢慢地吐出，满人气数已尽，你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呀！”

唐浩明在新著《冷月孤灯·静远楼读史》一书中，第一篇章节就是《为什么不做皇帝》，他写道，曾国藩曾有 4 次被人劝做皇帝的经历：

第一次，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，爱好研究“帝王之术”的湖南名士王闿运前来拜访，劝曾国藩既不助朝廷，也不助太平军，拥兵自重，蓄势自立，与清廷、太平军“三分天下”。

第二次，曾国藩当时是两江总督，兵强马壮，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时，王闿运又华丽丽地出现了，滔滔不绝劝进曾国藩，后者微笑不语，手指头蘸茶水在桌面写字，王闿运一撇，曾总督写了一连串的“狂妄”。王闿运最终失望而去。（值得一提的是，多年后，他的得意门生杨度，成功地“忽悠”了袁世凯称帝。）

第三次，湘军打下安庆，这是一个巨大胜利，此时接到咸丰帝猝然驾崩的消息，继位的载淳才



风，冒着漫天大雪赶往北平参加考试，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第三期轰炸科学习。从此，他成为一名飞行员，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抗日之路。

在航校学习期间，由于沈崇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强健的体魄，加之吃苦耐劳，综合素质遥遥领先，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飞行教官，不久调任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中尉分队长，驻扎在安徽广德，装备的是美制诺斯罗普式轻型轰炸机。

二

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全面侵华。8 月，淞沪会战爆发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大型巡洋舰、轻巡洋舰、驱逐舰、炮艇等 30 多艘集聚上海，从吴淞口一直摆到黄浦江江面，耀武扬威。特别是旗舰“出云舰”用大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的阵地，掩护日军进攻；它还轰击上海的工厂、学校、民房等，造成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巨大损失。日军在空中占有明显优势，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空军，飞机性能也优于中国，并有航空母舰作为后盾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尽管中国空军的实力无法和日军相比拟，但是将士们慷慨激昂，士气高涨，他们知道，如果能炸沉“出云舰”，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，而且将极大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。沈崇海等空军将士纷纷上书请求上阵杀敌立功，配合陆、海军作战。1937 年 8 月 14 到 8 月 16 日，中国空军连续 3 天对日军第三舰队及陆上军事目标进行轰炸。

1937 年 8 月 14 日凌晨 1 时，空军第二大队奉令出击，副大队长孙桐率率领轰炸机 21 架执行这次任务，沈崇海驾机参加了轰炸行动。他们从安徽广德空军基地起飞，可是此时，广德上空大雨滂沱，天气恶劣。勇士们冒雨起飞，在空中集队后沿预定航线飞行，直线飞行 220 公里抵达上海上空。主要目标就是轰炸“出云舰”及其护卫舰只和敌人在杨树浦码头堆集的军火，支援陆军反击。他们分



6 岁，正是“主少国疑”的非常时期，当年赵国胤就是在类似情形下黄袍加身，夺了孤儿寡母的天下。这次劝进者，不是王闿运了，而是他的湘军集团高层人士，劝他“问鼎”的有之，暗示他“东南半壁无主”的有之。

第四次，就是曾国荃在打下天京后，感觉到清廷对湘军颇有些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”的意味了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挟打垮太平天国之威，轰轰烈烈干一场。于是劝说兄长，学赵匡胤，兄弟们死心塌地跟你干。曾国藩的回复是：老弟，你有病，好好躺着，我找人给你看病。然后匆忙走了。

二

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?很多人分析了很多原因。也许可以用一个原因来解释：因为他是曾国藩。

他是一个按孔子教诲真正做到“每日三省吾身”的人。他很清楚自己是谁，他很明白人性的弱点，他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欲望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，即 1844 年，这年三月，曾国藩从北京给弟弟们写信，提到了“求阙”二字，“阙”即空缺、亏损。“求阙”的意思，应该是：人不必过于追求极致、完美，有些缺陷，反而是好事。

1844 年，正是曾国藩在京城仕途大好之际，他给弟弟们写这封信，源于一事：在湘乡的曾家欠了上千金的债，他从北京寄钱回家，还要弟弟拿出 400 金赠送给亲戚，因为亲戚更穷。弟弟们当然不干了，于是他写了封长信，做思想工作：

“兄尝观《易》之道，象盈虚消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有孤虚，地阙东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者。众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岂若是不公平？今吾家椿萱重庆，兄弟无故，京师无比美者，亦可谓至万全者矣。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求阙斋。盖求阙于他事，而求全于堂上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：哥哥我读《易经》，悟出了“盈虚消息”之理，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。一到极致，就会转化，盛极而衰，连天地日月都这样，何况人呢？人有些缺陷，是再正常不过了。正因为世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，也正因为世人都追求圆满完整，从而难免存在着怨恨之心、忌妒之心。如果你什么好处都占尽，既不公平，而且很危险。我们曾家，现在祖父祖母、父亲母亲两代高堂都健在，这是多么的幸福，而且兄弟姐妹俱全，我本人也官运亨通，人世间的好事，我们曾家占了太多。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，将会因此而损害现有的美满，这是人之常情：若看到我们曾家什么都能得到的话，便会认为天道不公平，怨恨、忌妒便会向曾家发泄，我们有可能面临无妄之灾。所以，拿出 400 金赠人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唐浩明如此评价曾国藩的“守阙”：曾氏的求阙观念源于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这部儒家经典，揭示了宇宙自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，即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。这种变化的特点会是盈、虚、消、息互相转化，没有久盈久息，也不会久虚久亏；盈到一定时候就会变为虚，息到一定时候也会变为消，反之亦然。这种变化的另一特点是：盈满短暂而短暂的，一旦到了这种时刻，便会立即向亏缺方向转化，反之，亏缺却是长期的；而盈满又是少见的，亏缺则是普遍存在的，如天有孤虚、地缺东南等等。既然亏缺是自然的常态，那么，有缺陷也便是人的常态，真正得道之君子，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。

“求阙”与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，其实是一个意思、同种心态。唐浩明评价说：常人都追求齐全，追



▲ 沈崇海（左二）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体育比赛获奖的合影。照片来自网络

成两个编队，一队轰炸敌军司令部、码头、仓库等军事设施，一队轰炸“出云舰”等舰艇。为了达到奇袭的目的，先由上海以西飞过浦东，然后由东回西，进入目标区。日军用各种不同口径的高射火器构成严密的火网，企图拦截我空军部队。在激战中，正遇日军在码头登陆，沈崇海抓住战机，率领他的分队冲入敌阵，迅速投下炸弹，并作低空扫射，其他分队也随之轰炸扫射。正在登陆的日军不料到我英勇的空军敢于冲破火力网到达这里，一时惊慌失措，被我空军的炸弹和机枪打乱了阵脚。接着，他们投弹炸毁堆在杨树浦码头上的日军军火，一时爆炸声响起一片，火光冲天，敌军乱成一团，我正在与敌作战的陆军部队看到日军的惨状，都高兴得欢呼雀跃，挥帽向英勇的空军致敬。下午，第九中队再次起飞作战，这次他们改变航线，直飞沪东，经崇明岛后，再转向目标区。不料，在吴



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”。不仅裁军，还让曾国荃解甲归田，他给这个容易冲动的弟弟写信说：“金陵克复，兄弟皆当引退，即以此为张本也。”

但此时曾国荃已被封为江西巡抚，正处于人生之巅峰，感觉多好啊，没听曾国藩的，看到老弟没有反应，曾国藩立即又写了一封信，言辞很严厉：“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，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，弟虽至愚，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？”他同时奏请朝廷，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，请求将他开缺回籍。

曾国藩在兄弟中有崇高的威望，曾国荃只能回湘乡老家了，老兄勉励他“百战归来再读书”，他当然闷闷不乐，但是，一度沸反盈天的批评谴责已经平息下去了。

不要让自己和家人处于盈满状态，以免招祸——这是曾国藩的智慧。他在一封家书中曾写道：“余谓天之概无形，仍假手于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满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；诸葛恪盈满，孙峻概之，吴主概之。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，则已晚矣。吾家方丰盈之际，不待天之来概，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。”即将盈满怎么办？“自概”。

“概”引申为刮平、削平一些。曾子说：“釜鼓（古代容器）满则人概之，人满则天概之。”“容器满了，人就用“概”去刮平、刮掉一些，使之不溢满出来，这是“人概”。同理，人满了，天会借别人的手来概。曾国藩认为，“天道恶盈”，与其等老少爷们假借他人之手来收拾，不如自己先动手。

他信中所说的“霍氏”即霍光，西汉末年的权臣，与三国时吴国的诸葛恪一样，都是权倾一时、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却不懂收敛、不知进退，盈满之际，大祸临头。

如何自概？曾国藩的办法是清、慎、勤、廉、谦、劳，即清白、谦虚、谨慎、清廉、勤劳。简而言之，他的“自概之道”，就是自律的智慧。

三

咸丰帝生前承诺：谁打下天京，就给谁封王。但清廷并没有兑现承诺，曾国藩打下天京城，立下天下第一功，朝廷只加曾国藩太子太保、一等侯爵，世袭罔替。但即便如此，曾国藩也攀上了人生巅峰。

深知“守阙”之道的曾国藩，可以想象当时的内心之惶恐与言行之谨慎。

他要让自己的弟弟避免“盈满则虚”的危险，曾国荃跟他不一样，在历史上是一个“功高多谤”的人物，“杀人如麻，挥金如土”，性格缺点非常明显。当时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彭玉麟，刚直耿介，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大义灭亲，诛杀老弟曾国荃，弄得曾国藩苦惱不堪。打下天京后，曾国荃固然立下头功，但杀人太多、抢掠太多，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、财货如山，一时间，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，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，同时奏报朝廷：洪秀全的“圣库”，已无金银。清廷自然大为不满，当时财政困难，还指望着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充实一下呢。

清廷此前并非不知道曾国荃有硬伤，但毕竟需要他打仗，现在天京打下来了，形势就颇为微妙了。只是曾国荃正在得意之际，未能察觉，但曾国藩却很清醒。他在大告告成后，上报告有功人员名单时，位列第一的不是他弟弟，写的是湖广总督官文，“六月，克复江宁，曾国藩奏捷，推官文列名疏首”（《清史稿》）。官文主要是在后勤方面做了些工作，“征兵筹饷，接济东征”，但有一点很重要：官文是满人。曾国藩还列了一系列有功人员，竭力淡化曾国荃的“头功”。

接下来，曾国藩又主动要求裁撤湘军，“奏准



淞口上空，发现日舰十余艘正向南航行。全队飞机在中队长和沈崇海的带领下，向敌舰俯冲投弹、扫射，刹那间敌舰烟雾蔽空，火焰腾空。沈崇海和战友们乘敌人混乱之机，脱离战场，安全返回广德机场。据中央社 8 月 14 日下午 1 时 10 分电：“我机旋于（14 日）10 时 20 分，向停泊于黄浦江中之‘出云’旗舰投弹两枚，不幸投弹未中。当投弹轰炸时，日军皆以高射炮及机枪射击，未命中。我机旋飞至沪市，约 20 分钟即行安然离沪。”

8 月 16 日上午 11 时半，沈崇海和战友们驾驶轰炸机 7 架飞临“出云舰”上空，重磅炸弹落于日邮船码头，距“出云舰”仅 20 多尺，“出云舰”受伤。当中国空军轰炸“出云舰”时，日军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还击，炮火在黄浦江上交织，江面上水柱冲天，舰艇摇晃，站在外滩各高楼大厦观战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尖叫声，为我空军的英勇行为喝彩。晚上 8 时半，我军炮火猛烈轰击，又击中“出云舰”，舰身一部负伤极重，于夜间 11 时驶向下游维修。中央社 16 日报道说：“11 时半，（我机）于出云舰上空盘旋翱翔，敌舰及租界日领馆、日商店各屋顶高射炮一齐鸣炮，我机沉着盘旋，毫不退却，其中一架，重由高空疾驶而下，投掷重磅弹一枚，落于离出云舰旁 20 余尺之道路，为老汇路日游船码头。据目击者谈，当时轰然一声，黑烟上冲，码头上日军及浪人数十名，汉奸六名，白俄二名，均被击毙，炸弹破片四飞，出云舰受重伤，附近日警署亦被炸毁云。”中央社 17 日又报道称：“故出云旗舰被我将其尾轰击数洞，受伤甚重，驶离日领馆，现泊于公祥和码头对面 2 号海滩修理中。”

对空军不怕牺牲，奋勇作战的英勇行为，8 月 17 日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嘉勉：“航空委员会转空军各将士鉴：此次政军以陆海空军，同时进扰，侵略之焰，自谓万丈，赖我空军，



江……”眼泪多得如滔滔江水了。正痛苦不堪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过世了，他当即上疏要求回家守孝，不等皇帝回复，把军队抛在江西，径直回了湖南老家，一时舆论大哗，朋友们都在批评他。皇帝自然不允，他又上疏诉苦，其实存了讨价还价之心，希望皇帝出面帮他脱困。但当时正值天京内讧，太平军元气大伤，皇帝回复说：既然如此，你就在家里待着，守孝三年再说。这其实就是把曾国藩给废了。

那段时间在湘乡，是曾国藩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，举动大异常态，整日生闷气，“心殊忧郁”，动不动就骂人，但痛苦过后，开始反思，思索什么是真正的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“求阙”，他自称为“大悔大悟”。复出时，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再锋芒毕露，变得和气谦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变成了一个“管得子”，他仍然是律己甚严的曾国藩，只是悟出了什么是“强者求阙”，自控力更强了。

前些年有本叫作《自控力》的书卖得很好，作者是美国健康心理学家凯利·麦格尼格尔博士。这本书讲了自控力的秘密，阐述了人们为何会在诱惑面前屈服，以及怎样才能抵挡诱惑。例如，有一节叫作《大脑的弥天大谎》：为什么我们误把渴望当作幸福？。曾国藩若读到这一节，肯定引为知音。事实上，完全可以把《曾国藩家书》，当作中国文言文版本的《自控力》。自控力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，曾国藩的超强自控力，是通过作为儒家学者近乎残酷的自我修炼完成的，他律己甚严，坚持每日反省，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，例如，他在一次日记中写道：“昨日梦人得利，甚至艳羡，醒后痛自谴责，谓利之心至形诸梦寐，何以卑鄙若此！”梦是人的潜意识深处的反映，曾国藩连自己潜意识中的贪欲都不宽恕，完全是心灵苦修了。

他“求阙”，是针对身外之物，比如财富、地位、官职、名利，对于自身人格，他是追求完美的。

唐浩明写道：“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，其主要目的是针对‘贪欲’而来的。

的确，强者最难战胜的，就是贪欲——机会越多，欲念愈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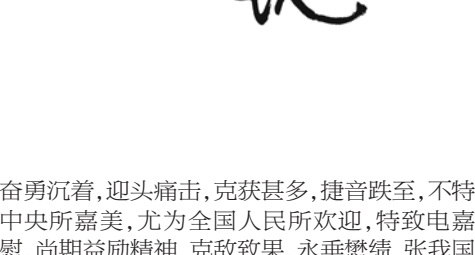
四

唐浩明在《冷月孤灯·静远楼读史》一书中，有一章节叫《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》，他写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，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。但同样身为军政首领，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，又藏求阙心态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如曾氏者并不多见。”

毫无疑问，曾国藩是一个强者，否则绝不可能以一介书生的身份，率领由水性儒生和淳朴农夫组成的军队，在乱世如麻中崛起，挺过一次次打击，最终成为辉煌传奇的主角。曾国藩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《挺经》，“打掉牙和血吞”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这完全是强者的性格。

强者求阙，大为不易。弱者求阙，是一种自我安慰；强者求阙，却是对自己的一种战胜。强者拥有太多资源大权力高地位爆棚的自信心和太多人的恭维，也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诱惑，有时认不清自己，自我膨胀，骄纵放肆，“老子天下第一”，是经常的事。

曾国藩也经历“求阙”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。起初在长沙奉命办团练时，书生意气，骄傲清高，过于强势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手法简单粗暴，狼狠嗜杀，还没跟太平军打仗，就落下了一个“曾剃头”的绰号，结果在长沙城里四处树敌，得罪了绿营，也得罪了官场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才去了衡阳。后来打仗，打出了一些名气，却得罪了更多的人，处处有人掣肘，尤其是出湘进入江西境内作战后，江西一省官员都与他针锋相对，那个憋屈啊，他曾这么描述湘军在江西的日子：“士饥将困，窘若拘囚，群疑众侮，积泪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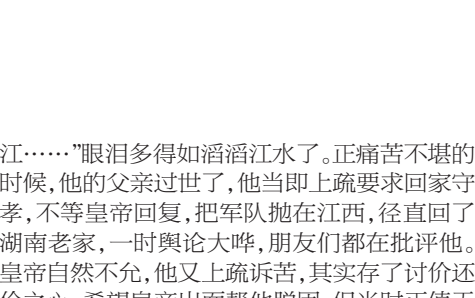


奋勇沉着，迎头痛击，克获甚多，捷音跌至，不特中央所嘉美，尤为全国人民所欢迎，特致电嘉慰，尚期益励精神，克敌致果，永垂懋绩，张我国威。”同日，蒋介石特颁手谕奖励：“连日来，我军全体将士，大都忠勇奋发，我军以一当十之技术，与牺牲无畏之精神，成效卓著，声震中外，殊堪嘉尚。除殉难与受伤人员特别嘉恤，兹特给参加作战之战斗员，特加给薪饷一月，以资奖励。尚希我全体将士，益加奋勉，以报党国，树立我革命空军无上之光荣，有厚望也。”

三

8 月 19 日清晨，驻扎广德机场的第二大队，奉命轰炸在吴淞的日舰。沈崇海与队员陈锡纯驾驶双座轻轰炸机 904 号，与其他 6 架飞机，飞临吴淞口外的日军海军第三舰队上空。可是，沈崇海驾驶的轰炸机突然发生机械故障，尾部浓烟滚滚，速度减慢，脱离编队。此刻，其他飞机已展开攻击队形，向敌舰俯冲。沈崇海决定赶快离开机群，他回头望了望后座飞行员、他的副手陈锡纯，示意他立即跳伞逃生。陈锡纯领会了沈崇海的决心和让自己跳伞的意思，用手一次次地指向下面的敌舰，向他点头，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一同赴死。沈崇海大吼一声，用力将手中的操纵杆向前猛推到底，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俯冲而下，奋不顾身地向敌“出云舰”撞去，决心用自己的生命与飞机、炸弹和敌人的军舰同归于尽。一时间，敌舰爆炸声四起、烈火冲天、浓烟滚滚，日军的哀叫声此起彼伏，两位壮士慷慨赴国难，壮烈殉国，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之歌！

沈崇海殉国时年仅 26 岁。为表彰其英勇爱国精神，国民政府特追赠其为空军上尉。后来在周恩来、郭沫若的支持下，以沈崇海为原型拍成电影《长空万里》。与他一起牺牲陈锡纯年仅 22 岁，是湖南长沙人，中央烈士馆第五期甲班毕业，被追赠为中尉，两位烈士肩并肩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抗日空军烈士墓园里。



“……”眼泪多得如滔滔江水了。正痛苦不堪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过世了，他当即上疏要求回家守孝，不等皇帝回复，把军队抛在江西，径直回了湖南老家，一时舆论大哗，朋友们都在批评他。皇帝自然不允，他又上疏诉苦，其实存了讨价还价之心，希望皇帝出面帮他脱困。但当时正值天京内讧，太平军元气大伤，皇帝回复说：既然如此，你就在家里待着，守孝三年再说。这其实就是把曾国藩给废了。

那段时间在湘乡，是曾国藩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，举动大异常态，整日生闷气，“心殊忧郁”，动不动就骂人，但痛苦过后，开始反思，思索什么是真正的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“求阙”，他自称为“大悔大悟”。复出时，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再锋芒毕露，变得和气谦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变成了一个“管得子”，他仍然是律己甚严的曾国藩，只是悟出了什么是“强者求阙”，自控力更强了。

前些年有本叫作《自控力》的书卖得很好，作者是美国健康心理学家凯利·麦格尼格尔博士。这本书讲了自控力的秘密，阐述了人们为何会在诱惑面前屈服，以及怎样才能抵挡诱惑。例如，有一节叫作《大脑的弥天大谎》：为什么我们误把渴望当作幸福？。曾国藩若读到这一节，肯定引为知音。事实上，完全可以把《曾国藩家书》，当作中国文言文版本的《自控力》。自控力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，曾国藩的超强自控力，是通过作为儒家学者近乎残酷的自我修炼完成的，他律己甚严，坚持每日反省，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，例如，他在一次日记中写道：“昨日梦人得利，甚至艳羡，醒后痛自谴责，谓利之心至形诸梦寐，何以卑鄙若此！”梦是人的潜意识深处的反映，曾国藩连自己潜意识中的贪欲都不宽恕，完全是心灵苦修了。

他“求阙”，是针对身外之物，比如财富、地位、官职、名利，对于自身人格，他是追求完美的。

唐浩明写道：“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，其主要目的是针对‘贪欲’而来的。

的确，强者最难战胜的，就是贪欲——机会越多，欲念愈强。

五

历史真的跟曾国藩开了一个大玩笑，让他真实体验到了“花全开月已圆”之后的感觉。过山车一般的感觉。

同治七年（1868 年），名满天下的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，上任一年多，就遇到棘手事：天津教案。历史已有公认：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、宗教、外交冲突事件，当时洋人飞扬跋扈，国人群情激愤，误会无法解开，最终失控。曾国藩受命前来天津解决此事时，外国军舰已开到天津。

他的一生一类名，差点全毁在天津。前后比较复杂，简单来说，对天津教案最应该负责任的满人崇厚，自己脱身而去，却挖了个坑，把曾国藩给埋了。这里面有激烈的官场斗争，也离不开当时中国耻辱的弱国地位。曾国藩一时被视为“老卖国贼”，被推到国人唾骂、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。连那个王闿运，也写信来骂他。曾国藩一生最著名声，可见此事对他打击之大。一年多时间后，没有人再责骂他了，但他也已灯枯油干，很快就去世了。

他一生“求阙”，努力“自概”，却无法逆转当时中国贫穷、官场黑暗的大环境。

今天再看曾国藩，他有他的局限性，后人也无法超越当时历史去评判他。但今天“曾国藩热”仍在持续，足见他的精神价值所在，尤其是“求阙”之心与对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境界的追求，对今天很多人来说，都是清醒剂，时刻在警醒：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，切莫得意而忘形。